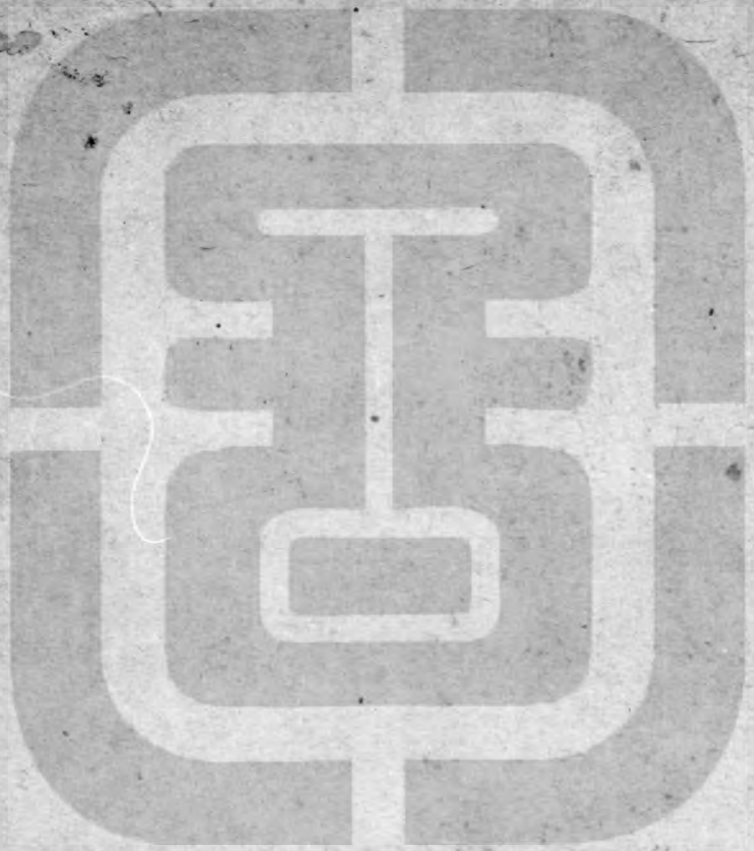


詩
話
總
龜



後集

詩話總龜

卷一之卷十
計一百二頁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門類



聖製門 一卷

曆歌門 一卷

榮遇門 一卷

忠義門 二卷

孝義門 三卷

孝義門 四卷

宗族門 四卷

仁愛門 五卷

友義門 五卷

幼敏門 五卷

志氣門 五卷

述志門 五卷

求意門 五卷

諷諭門 六卷

達理門 六卷

博識門 八卷

稱賞門 九卷

投獻門 九卷

評論門 十卷

評論門 十二卷

評史門 十四卷

評史門 十六卷

達理門 七卷

狂放門 九卷

稱薦門 九卷

評論門 九卷

評論門 十卷

評論門 十三卷

評史門 十五卷

評史門 十七卷

辨疑門 十八卷

隱逸門 十九卷

警言句門 二十卷

苦吟門 二十一卷

寄贈門 二十二卷

書事門 二十三卷

用事門 二十四卷

用字門 二十五卷

正訛門 十八卷

恬退門 十九卷

句法門 二十卷

留題門 二十一卷

故事門 二十二卷

感事門 二十三卷

紀實門 二十四卷

押韻門 二十五卷

做法門 二十五卷

詠物門 二十七卷

詠茶門 二十九卷

格致門 三十卷

樂府門 三十一卷

樂府門 三十二卷

傷悼門 三十五卷

遊宴門 三十六卷

節候門 二十六卷

詠物門 二十八卷

詠茶門 三十卷

詩病門 三十一卷

樂府門 三十二卷

樂府門 三十四卷

寓情門 三十六卷

怨嗟門 三十六卷

譏諷門 三十七卷

詠諧門 三十六卷

神仙門 四十卷

鬼神門 四十二卷

釋氏門 四十四卷

釋氏門 四十六卷

麗人門 四十八卷

器用門 四十九卷

箴規門 三十八卷

神仙門 三十九卷

歌詠門 四十一卷

釋氏門 四十三卷

釋氏門 四十五卷

麗人門 四十七卷

飲食門 四十九卷

技藝門 五十卷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門類終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目錄

後山詩話

蔡寬夫詩話

金坡遺事

石林燕語

黃常明詩話

藝苑雌黃

詩說雋永

東萊文集

復齋漫錄

文正公日錄

歸田錄

韻語陽秋

乘軒筆錄

緗素雜記

葛常之詩話

西清詩話

桐江詩話

閩川名士傳

丹陽集

聞見錄

高齋詩話

揚文公談苑

胡氏詩話

許彥周詩話

擊壤集

法藏碎金

上蔡語錄

橫渠先生集

龜山語錄

南軒文集

晦菴詩集

呂氏家塾記

易學辨惑

漫叟詩話

學林新編

侯鯖錄

雪浪齋日記

王直方詩話

宋子京筆記

詩眼

杜詩正異

山谷集

東坡集

言行錄

澠水燕談

正蒙

迂叟詩話

呂氏童蒙訓

冷齋夜話

隱居詩話

三山語錄

臨川集

揮塵錄

林和靖語錄

倦遊雜錄

陳輔之詩話

遜齋間覽

文昌雜錄

三山老人語錄

東齋記事

唐子西記

南遊集

劉禹錫嘉話

東臯雜錄

夷堅志

上庠錄

古今詞話

夷白堂小集

侍兒小名錄

阮戶部詩

高道傳

異聞集

龍川畧志

回仙錄

今是堂手錄

東觀餘論

太平廣記

昭君圖叙

雪齋廣記

江南野錄

植萱錄

洪駒父詩話

僧寶傳

傳燈錄

山谷王梵志

塵史

詩說

集古錄

雪竇語錄

陳了齋集

唐語林

青瑣高議

寄齋錄

四六談塵

金石錄

樂府解題

元城語錄

程氏遺書

淮海集

六朝事迹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目錄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一



龍舒散翁阮一閱宏休編

聖王製衣門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朝鉉伐其能欲以口

舌解圍謂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

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

太祖笑曰寒士語耳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

言無實可窮也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吾

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卧田間覺而月

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

鉉大驚殿上叩頭稱壽後山詩話

故事進士期集常擇榜中年最少者為探花
即熙寧中始罷之太平興國三年胡秘監旦
榜馮文懿極為探花是歲登第七十四人太宗
以詩賜之曰二三千裏客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
始唐以禮部放榜故座主門生之禮特盛主司
因得竊市私恩上稍欲革其弊既更廷試
前一歲呂文穆蒙正為狀頭始賜以詩蓋示以

優寵之意至是復賜文懿然狀頭詩迄今詩
有探花後無復繼者惟文懿一人而已最為
科舉之盛事也蔡寬夫詩話

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大雪御製雪詩并酒
賜學士詩云輕輕相亞凝如酥宮樹花裝萬
萬株今賜酒卿時一盞王堂聞詔道情無又御
製五七言詩賜蘇易簡五言詩曰翰林丞音
貴清淨玉堂中應用咸依式深嚴比更崇
歸家思直日入內聚英風儒措門生盛高明

大化雄七言詩曰運偶昌時遠更深果然教
在我中心從風臣偃光朝野此日清華見翰
林舉措樂時周禮法思賢教古善規歲少年
學士文明世一寸賢毫教萬尋 金坡遺事

揚文公在翰林以諛佯狂去職然真宗眷之不
衰聞疾愈即起為郡未幾復以判秘書
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曰瑣闥往年司制詔
共嘉藻思類相如蓬山今日詮墳史還仰
多聞過仲舒報政到城歸覲後疏恩高閣

拜恩初諸生濟、弥瞻望鉛槧諮詢辯魯魚
祖宗愛惜人材保全忠賢之意如此文公後
卒與寇萊公力排宮闈協定大策功雖不終
其盡力於國者亦可以無愧也 石林詩話

大中祥符五年楊億為學士季夏被疾至十月
方赴朝叅具狀稱謝御筆狀尾批七言二韻
詩賜之詩云承明近侍究儒玄苦學勞心
疾已痊善保興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名
賢 金坡遺事

大中祥符二年春真宗御製詩賜知貢舉晁
迥云禮闈選士古稱難都為陞沉咫尺間較
藝清時公道在掄材應得惠人寰五年二
月又製詩賜知貢舉晁迥云盛時選士貢闈
開聲宇聞風獻藝來心似摧衡求實効勿
教蓬華有遺才同前

天禧三年正月九日錢惟演承明殿面奉知舉真
宗御製詩并序宣賜序云賢能之多士
允協盛猷資侍從之洪儒幸伸藻鑑期中職

業用示篇章詩云寅奉日圖紹慶基選
掄多士叶前規鄉閭薦拔期無濫草澤搜
羅詎有遺德舉况逢全盛日計偕咸造廣
場時春官任職當求善宗伯掄材務得宜
侍從名儒當委任藝文公道辨妍媸佇伸
衡鑑裁深念允協菁莪樂育詩金坡遺事
二月十八日將放榜又賜詩并序序云詳延造士允
叶於盛猷乃眷儒臣式分於重寄論秀隸臻
於顯効當官備著於純誠詩云四海為家寶

緒隆旁求文雅振儒風命卿隨計耒多士較
藝掄材有澤宮簪紱近臣當顯任絲綸深
旨諭丹衷盱宵汲汲予存念夙夜孜孜尔徇
公名實豈惟衡鑑內賢能皆萃網羅中佇
觀翹楚登時用布政分憂協庶功同前

真宗賦御溝柳詩令宰相兩省和進陳執中詩

曰一度春來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

愛天然態恨殺昭陽學舞人其詩最尤者

兩朝寶訓

神宗遵太祖遺意聚積金帛成帑自製四言

詩一章云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意有
懲文爰設內府期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
每庫以一字目之又別置詩二十字分揭其上
曰每度夕惕心妄意遵遺業殞余不武資何
以成戎捷後來所謂御前封椿庫者是也上
意用此以為開拓西北境土之資始命王韶克
青唐然後欲經理銀夏復取燕雲元豐五年
徐禧永洛岷師之後帝心弛矣林必裕陵遺云

前輩云詩有奪胎換骨之說信有之也杜陵謂

玄元廟其一聯云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蓋
紀吳道子廟中所画者徽宗嘗制衣哲廟挽
詞用此意作一聯云北極聯龍袞秋風折鴈行
亦以鴈行對龍袞然語意中的其親切過於本
詩茲不謂之奪胎可乎不然則徒用前人之語
殊不足貴且如沈佺期云小池殘暑退高樹早
涼歸非不佳也然正用柳渾太液微波起長揚高
樹秋之句耳蘇子美云峽東滄淵深貯月石排
紅樹巧裝秋非不佳也然正用杜陵峽東滄江起

岩排石樹圓之句耳語雖工而無別意

藝苑
雌黃

光堯初幸錢塘有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
津王者本無外 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
感此瘡痍 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大禹勤大
哉之言布於天下漢祖大風之歌唐宗勁草
之句不足道也詩說雋永

睿歌門

東萊恭和皇帝幸秘書詩麟閣龍旂日月
章中興再見赭袍光仰觀焜耀人文盛始識

扶持德意長功利從今卑官宴浮華自昔陋
盧王願求寶學子醜天造肯效明河織女襄

御宴門

嘉祐七年冬宴近臣于群玉殿英宗以皇子預坐
在舍人待制之後岐公詩云翠輦生香容扈
蹕黃金塗紙看揮毫介甫云何不言翠玉
裝輿岐公改之以進復齋謾錄

神殿時經月每夕有赤氣見西北隅如火至人
定乃滅人以為皇子生之祥故禹玉作大燕樂

詞云未曉清風生殿閣經旬赤氣照乾坤未
幾皇子生大燕羣臣於集英殿文正公日錄

崇遇門

蘇叅政易簡取開封解時宋尚書白為試官
是歲狀頭登第後十年白為翰林學士易簡亦
繼召入故易簡贈白詩云天子昔取士先俾分
姪妍濟濟俊兼秀
鱗與鸞小子最承知同
輦尋改觀甲等叨薦名高飛便凌烟遂使
拜宸生果得超神仙迄今纔七歲相接乘

華軒慶曆二年歐陽文忠公為別頭狀官

試

王文恭公預薦至嘉祐初文忠在北門文恭亦同院仍同知貢舉故文恭詩有十五年前門下客最榮今日預東堂之句座主門生同列固儒者盛事而玉堂尤天下文學之極選國朝以來惟此三人前此所未有也

蔡寬夫詩話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首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凡鎖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

為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願我今為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淡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

聖俞自天聖中與為詩友余嘗贈云猶喜共
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
瞻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勦敵也前此有南
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
懽然相得群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
筆吏疲於寫錄僮史奔走往來間以滑稽
嘲謔加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絕倒自謂
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歸田錄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一

後集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二

後集

忠義門

世人論淵明自永初以後不稱年號祇稱甲子與
思悅所論不同觀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
深意其尤彰彰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
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正風凌俗爰感
懦夫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
物皆非魯二儒云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
若人特為正夫由是觀之則淵明委身蓬巷

甘黥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耻事二姓而然耶 葛常之詩話

子美詩云雖有古殿存世尊亦蒙埃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本即所賦自然及於乘輿蒙塵股肱非材之意忠義所激一飯不忘君耶 黃常明詩話

明宗 召蜀中舊臣賦蜀主降巨唐詩王偕等譏荒淫獨中丞牛希濟曰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難保舊山川明宗曰希濟不忘君親忠

孝也賜綵百段余謂希濟但能兩解之辭而已江革云不能殺身報主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此可以勵臣子之節 碧溪

詩人比雨如絲如膏之類甚多至杜牧乃以羽林鎗為比恐未盡其形似念昔遊云雲門寺外逢猛雨林黑山高雨脚長曾奉郊宮為近侍分明攢攢羽林鎗大雨行云四面崩騰玉京仗萬里橫巨羽林鎗豈去國淒斷之情不能忘雞翹豹尾中耶 丹陽集

柳州遷南荒有云愁向公筵問重譯欲投章
甫作文身太白云我似鷓鴣鳥南遷懶北飛
皆褊佞躁辭非畎畝惓惓之義杜詩云馮唐
雖晚達終覲在皇都愁來有江水焉得北之
胡其賦張曲江云歸老守故林戀闕情延頸
乃心王室可知黃常明詩話

世俗誇太白賜床調羹為榮力士脫靴為勇愚
觀唐宗之於白豈真樂道下賢者哉其
意急得艷詞媒語以悅婦人耳白之論撰

亦不過為玉樓金殿鴛鴦非羽翠等語社稷
蒼生何賴就使滑稽傲世然東方生不忘納
諫况黃 既為之屈乎說者以謀謨潛密考
全集愛國憂民之心如子美語一何鮮也力士
閨闈腐庸惟恐不當人主意挾主勢驅之
何所不可脫靴乃其職也自退之為蚍蜉撼大
樹之喻遂使後學吞聲余竊謂如論其文
章豪逸其一代偉人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
廊廟李杜齊名真忝竊也

汲長孺段太尉皆義勇奮不顧身之人至於仁
愛撫養矜憐惻怛無所不至所謂剛者必
仁仁者必勇也嘗觀樂天云况多剛性難與
世同塵希文云吾生豈不幸所稟多剛腸皆
心中語也白則有敢辭為俗吏且欲活疲民又
云心中有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范
又有寸懷如春風思與天下共赴姑蘇云豈辭
雲水三千里由濟瘡痍十萬民與及段正相似

黃帝明詩話

靈澈有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
傳為口實凡語及抽簪即以此譏之余謂矯
飾固人固不足論若出於至誠時對知己一吐
心自何害觀昌黎送盤谷云行袖手版付丞
相不待彈劾歸農桑贈侯喜便當提携妻
與子南入箕顛無還時如今便當云咄咄無自知
如今更誰恨可便耕灞滻此類凡數十豈苟以
飾口哉其剛勁之操不少屈所守素定故也若溪
永叔嘗謂執政坐中賦雪詩云主人與國共憂

戚豈惟喜悅將豐登酒冷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當時乃謂韓退之亦能道言語其預裴晉公宴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殊不知老杜一言一詠未嘗不在於憂國恤人物 際則淡然無暑夏日歎曰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夏夜歎曰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不可忘也邊兵之語豈為過哉如退之始知神官未賢聖護短憑愚要我教雪逗詆樵

叟風廊談接僧真作鬧詩也 碧溪

余觀楚國先賢傳言汝南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遍以示任事者皆恠愕以為應焚棄之及觀文選所載璩百一篇畧不及時事何耶又觀郭茂 雜體詩載百一詩五篇皆璩所作首篇言馬子侯解音律而以陌上桑為鳳將雖二篇傷翳桑二老無以死妻子而已無宣孟之德可以調其意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之景斗酒自勞不肯為子孫積財末篇即文選所載是

也第四篇似有風諫所謂苟欲娛耳目快心樂
腹服我躬不悅懽安能慮死亡此豈非所謂應
焚棄之詩乎方是時曹爽事多違法而瓊
為爽長史切諫其失如此所謂百一者庶幾百
分有一補於爽也而爽卒不悟以及於禍或謂以
百言為一篇者以字数而言也或謂百者數之終
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者以士行而言也
然皆穿鑿之說何足論哉後何遜亦有擬百
一辭所謂靈輒固桑下於陵拾李膺其詩一

百十字恐出於或者之說然瓊詩每篇字数各
不同第不過四十字尔丹陽集

杜詩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又云報主心已老
以稷契輩人而使老弃間曠非唯不形怨望且
惓惓如此彼遭時過主言聽計從復幸年髮未
暮而不能攄誠戮力以圖報効良不愧此歎恐
明朝有封事教問夜如何此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之意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所謂嘉謀
嘉猷入告爾后于内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

惟我后之德也 黃常明詩話

一朝自罪已萬里車書通此與無逸旅獒孟子
格君心之非汲長孺諫上多愆魏鄭公十漸陸
宣公之奉天詔書無二道也 同前

昌黎云詣闕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
忍死茅茨韋應物送李山人云聖朝多遺逸
披膽謁至尊豈是賀寵榮誓將救元元聖俞
贈師魯云臣豈為身謀而邀陛下睠比皆急於
得君非為利祿計也 黃常明詩話

杜詩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寄裴道州蘇
侍御云致君堯舜付君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此公素所蓄積而未及施設者故樂以語人耳
夫全軀碌碌之臣果何能為汲長孺云天子置
公卿寧令從諛承意縱愛身奈辱朝廷何任
退曰褚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邈能制之觀此以
驗哉詩信而有證矣自比稷契豈為過哉岑侍
御行軍詩平生抱忠義不敢私微軀范文正
公云一入諫諍司鴻毛忽其身 若溪

世人喜子美造次不忘君嘗觀其祖審言除夜
云還將萬億壽更謁九重城則其忠愛家風
舊矣

張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自外郎知開州
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冊為脩媛堯佐遂驟
遷擢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是時
御史唐介上疏引天寶揚國忠為戒不報又與
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既而御史中
丞留百官班欲以廷諍卒奪堯佐宣徽景靈

兩使特加介一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
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
假河南為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
不前唐獨爭之不能奪仁宗諭曰差除自是
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以燈籠錦媚黃
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
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挾姦而言涉宮掖
語甚切直仁宗怒趣召兩府以疏示之介猶諍
不已樞密副使梁 毗介使下殿介諍愈切仁

宗大怒玉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細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貶青州別駕翊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改為英州別駕始上怒未已兩府竊議曰必重貶介則彥博不安彥博去即吾屬逃遷矣既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臣作竄鼠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滕曰朝有巨女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妄率宰相文彥博邪行世

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貴暱銀璫挿左貂
窮臘便馳驛邦媛將誇侈 金齋千鎰為

我寄使君奇紋織織密遠傾西蜀巧日夜擊
鞭 紅經緯金縷排科開八七比比雙蓮華篋
燈戴星出幾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觀
上元被服穩稱質燦然 上目遽尔有薄誥
既聞所從來接對似未失且云奉至尊於妾
豈能必遂回天子顏百事容丐乞臣今得相
陳狡猾彼非一偷威與曹利次第推甲乙是惟

陰猾雄仁斷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弼
弼本昧平生况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
身自卹君傍有側目喑啞橫詆叱指言為罔
上廢汝還蓬華是時白此心尚不避斧鑕雖
令禦魑魅甘且同飴蜜既知勿可懼復以強
詞窒帝聲亦大厲論不容畢介也容甚
閑猛士膽為慄立貶海外春速欲為異物內
外官恟恟陛下訶未悉即敢救者誰襄執左
右筆謂此儻不容盛美有所拂平明中執

法懷疏又堅述介言或似百豈無一實恐傷
四海和幸勿苦倉卒亟許遷英山衢路猶嗟
咄翊日宣白麻稱快口盈溢阿附連諫官去若
懷絮虱其間因獲利竊笑等蛇鵠英州五千
里瘦馬行馱馱每蛇噴曉露晝與嵐氣沒妻
孥不同途風浪過蛟窟存亡未可知兩館愁傷
骨飢僕時後先隨緣拾橡粟粵林林蔽天黃
柑雜丹橘萬室通釀酤撫遠無禁律醉去不
須錢醒來弄鳴瑟山水仍奇怪已可消夏鬱

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沉汨西漢梅子真出為吳
市卒市卒且不慙况茲別乘秩始堯臣作此
詩不敢示人及歐陽為編其集時有嫌避又削
去此詩是以少人知者故今金錄焉東軒筆錄

鄭谷與僧齊已黃拍等共定今躰詩格云凡詩
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輓轡一曰進退葫聲
韻者先二後四輓轡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
一進一退失此則繆矣余按倦遊雜錄載唐介
為臺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廟怒謫英州別駕朝

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為
人傳誦詩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
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顏
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
夫子不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按韻畧雜
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還
又在二十七一進一退誠合躰格豈卒爾而為之哉近
閱冷齋夜話載當時唐李對荅話言乃以此詩
為落韻詩蓋渠伊不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

退之說而妄為云云也 湘素雜記

唐介始彈張堯佐諫官皆上疏及彈文彥博則
吳奎畏縮不前當時為謂拽動陣脚及唐爭
論於上前遂并及奎之背約執政又黜奎而文
潞公益不安遂罷政事時李帥中詩送唐有
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之句為
奎發也 東軒筆錄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二

後集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三

後集

孝義門

徐師川詩云楚漢紛爭辨士憂東歸那復割鴻
溝鄭君立義不名籍項伯胡顏肯姓劉謂項
伯籍之近族乃附劉而背項 鄭君已為漢臣
乃違漢而思楚也余嘗論之曰方劉項之勢雌
雄未決也其間豈無容容狡詐之士首鼠兩端
以觀成敗而為身謀者乎項伯是也其意以謂
項氏得天下則吾嘗以宗族從軍畫策定

計豈吾廢哉劉氏得天下則鴻門之會吾嘗
舞劍以蔽沛公矣廣武之會吾嘗勸勿烹太
公矣劉氏豈吾廢哉高祖之封項伯殆以此也
至鄭君則不然事籍籍死屬漢高祖詔故楚
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乃盡拜名籍者為
大夫而逐鄭君觀此則鄭君與項伯賢佞可
見高祖或逐或封皆徇情之好惡則知戮丁
公者一時矯激之為也王儉七志曰宋高祖遊
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謝瞻所賦冠于一時

今載於文選者是也其曰鴻門銷薄蝕垓下
隋挽搶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
契幽叟翻飛指帝鄉則子房輔漢之策盡於
此數語矣王荆公云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黃
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
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為我立弃高山芝亦用此
數事而論議格調出瞻所尋東坡論子房
之事以謂良不為伊呂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
政之計以余觀之此良之少年之銳氣未足以

咎良也圮上授書之後所見豈前比哉 葛常詩話
余曾祖通議兄弟四人取良辰美景賞心樂
事之義作四并堂于東園故通議詩云華圃控
弦秋習射寒窓留燭夜抄書良辰美景饒心
事歡日相并樂起予先祖清孝公兄弟六人
取三荆同株之義作信荆亭于西園當時篇
詠無存者清孝安遇集中有信荆亭記其
畧云西園 無亭觀之玩伯兄欲糾合李叔
同耳目之適於是基盈尺之高宇一筵之廣列

楹為亭號曰信荆至先人文康公罷官南陽
適當兵擾復還舊棲奉伯父工部居焉別建
二老堂于宅南秦望田里諸山皆在目植花竹
于四隅命某日治饌往往樂飲竟日某嘗賦詩
云去家纔隔水一股二老堂成三百弓鵠原暮
下沙水暖鴈行夜落霜天空竹根酌酒不妨
醉花萼 斷詩如許工坐久興門筇竹杖出門人
指兩仙翁 同前

月輪當空天下之所共視故謝莊有隔千里兮

共明月之句蓋言人雖異處而月則同瞻矣老
杜當兵戈騷屑之際與其妻各居一方自人情
觀之豈能免閨門之念而它詩未嘗一及之至
於明月之夕則遐想長思屢形詩什月夜詩
云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繼之曰香霧雲
鬟濕清輝玉臂寒一百五日夜對月云無家
對寒食有淚如金波繼之曰批離放紅蕊想
像顰青蛾江月詩云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
人繼之曰誰家桃錦字燭滅翠眉顰其教致

意於門閨如此其亦謝莊之意乎顏延之對
孝武乃有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之說是
莊才情到處延之未能曉同前

魏武於諸子中獨愛植丁儀丁廙楊脩之徒為
植羽翼幾代太子丕而植狂性不自雕勵又太
子御之有術故易宗之計不行蓋非植遜丕也
洎文帝即位植屢求試用不報益快快帝欲
害之卞太后云汝已殺任城而復殺東阿故止從
貶爵則植豈能無怨懟乎嘗觀植所作豫

章行云它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糾
管蔡則流言子臧遜千乘季扎慕其賢
意謂已素為武帝所愛忌之者衆故有管蔡
流言之說然乃自以季扎為比亦誣矣豈其掠
美之言哉同上

晉嵇康贈弟秀才四言詩云感悟馳情思我所
欽則以所欽為弟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云寤
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則以所欽為兄又贈
馮文罽詩云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則

以所欽為友同上

陸機作詩贈賈謐幾三百言無非極其褒讚
方謐用事生死榮辱人如反覆手其褒讚
亦何足恠然其間亦有寄意識誚人未能
推其意者按臧榮緒晉書謐父韓壽母賈
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後妻郭隗輒以外
孫韓謐襲封帝許之遂以謐為魯公則是
賈謐非充子也故機詩云誕育洪胄纂承戎
于魯言誕育則以譏非已生也又曰惟漢有

木曾不踰境謂摘踰淮則仇為枳言如螟蛉
之化蝶羸無異也夫謚勢焰薰灼如此而機敢
為諛詞以狎侮之真文人之習氣哉 同上

王福時之子勳勳皆有才名故杜易簡稱為
三珠樹其後助勸又皆以文顯勃於兄弟之
間極友爱自鄉還號詩云人生忽如客骨肉
知何常願及百年內花萼常相將無使棠
棣廢取譬人無良觀此語意豈兄弟中有
不相能者耶及觀誠切勁云欲不可縱爭不可

常勿輕小忿將成大殃此二人者似非處於禮
義之域者棠棣廢之語疑為此二人說也 同上

楊六尚書白樂天妻兄也初除東川節度代妻
賀兄云覓得黔婁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
來又寒食寄詩云蠻旗似大行隨馬蜀妓
如花坐遠身不使黔婁夫婦看誇張富貴向
何人皆責望之言也 同上

文選載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李善注謂兄
喜秀才入軍而張銳謂叔夜弟不知其名考

詩或曰携我好仇或曰思我良朋或曰佳人不
在皆非兄弟之稱善銑所注恐未必然尔同上

錢起題杜牧林亭詩云不須耽小隱南阮在平津
南院謂杜棕也史載棕更歷將相而牧困躅不
自振快快不平以至於卒審爾以牧之豈肯受
其料理哉然宗族貴宦河潤者非一枯死升
沉時命存焉何至快快如是可知牧之量不
宏也同上

元微之誨姪書云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

嘗識倡優之家不曾於諠譁縱觀至陝府
詩又有一生自咨之語至云那知我少年深解
酒中事能唱犯聲歌偏精變籌義含詞
待殘拍叫噪擲投盤等語則誨姪之言殆虛
語也同上

李義山作驕兒詩時哀師方三四歲尔其末乃
云兒應勿學耶讀書求甲乙况今西與北羌戎
正狂悖兒當速成大探雖入虎穴當為萬戶
侯勿守一紅衮方兵連禍結生民塗炭以日為

歲之時而乃望三四歲兒立功於二十年後所謂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同上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
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
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告儼等則
曰鮑叔管仲同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故
而况同父之人哉則淵明之子未必賢也故杜子
美論之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然子美
於諸子亦未為忘情者子美遣興詩云驥子

好男兒前年學語時世亂恰渠小家貧仰母慈
又憶幼子詩云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
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得家書云熊兒
幸無恙驥子最憐渠元日示宗武云汝啼吾
手戰觀此數詩於諸子鍾情尤甚於淵明矣
山谷乃云杜子美困於三蜀蓋為不知者詬
以為詘於生事又往往譏宗武失學故寄之
淵明尔俗人不知便為譏病所謂癡人面前
不得說夢也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三

後集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四

孝義門

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盧彖詩云上

堂家慶畢顧與親思邇孟浩然詩云明朝

拜家慶洎着老萊衣葛常之詩話

荆公初去臨川詩云馬頭西去泪霑襟一望親

庭更苦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

曾參赴調西時詩也非仲叔則自傷不能

養口躰不如曾參則自傷不能養志也人

一官所驅乃示為志亦豈得已哉後有詩云古
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正為此尔曹常之詩話

張劍州以太夫人喪劍州歸荆公與之詩并示女
弟云烏辭反哺顛毛黑鳥引思喙口舌丹又
有張劍州至劍一日以親憂罷詩云白頭反
哺秦烏側流血思歸蜀鳥前所賦皆一時
之事而語意重復如此何耶同上

陳繹奉親至孝嘗作慶老堂以娛其母介
甫贈之詩云種竹常疑出冬笋開池故合

涌寒泉蓋不特詠堂前景物而孝感之事
實寓焉出冬筍暗用孟宗事涌寒泉暗
用姜詩事同上

王勃嘗言為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時長安曹
元有秘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又以魏州多
藥草求補參軍故示助弟詩云自余反初
服無情想高蓋報國情豈忘從親心所
大則勃於親亦可謂厚矣然不能立身持
己私慝官奴而殺之以致其父從坐遠通交

趾豈得為孝乎孟子曰縱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勃其近之矣

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嘗聞貴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佩紫雲響不及桃源款乃歌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戾戾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谷至孝奉母安康為親滌廁踰浣裙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泊貶黔南不能與親俱則贈王郎詩云留我左右手奉

承白髮親至顛上食蓮有感則曰蓮食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亦可見其孝誠矣余聞無瑕者可以錄人則其告稚川之語未為過也老杜送李舟詩非不歸重而其中亦不能無譏焉所謂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歛衣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豈非譏其無方之遊也孔子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則山谷少陵之詩皆孔子之意也 同上

人之事親當以敬為本故孔子告子游曰至於犬
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東哲作補亡
詩於南陵白華二篇每以為言南陵曰春隆
敬薄惟禽之似白華曰謂誠盡敬疊忘
勿可謂得孔子之旨矣今之人恃親之愛已
而忘其敬者多故表而出之以為事親之戒上同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教致意焉慮
君臣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一篇所謂軒
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

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慮父子之義不篤
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所謂淳于免詔獄
漢主為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
君不肖不如一女英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
有上留由之篇所謂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
白日摧紫荆斧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顛顛西
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慮
朋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箜篌謠之篇所謂
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光武輕言

託朋友對面九疑峯管鮑久也死何人繼其
蹤慮夫婦之情不篤也則有雙燕離之篇所
謂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
金窓繡戶長相見徐寃白行事亦豈純於
行義者哉永王璘之叛白不能潔身而去於
君臣之義為如何既合於劉又合於魯又娶于
宋又携昭陽金陵之妓於夫婦之義為如何
至於友人路亡白為權寃及其糜潰又收其骨
則朋友之義庶幾矣送蕭十一之魯兼問稚

子伯禽有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
趨庭處君行既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
羊之句則父子之義庶幾矣如弟凝鐔儕况
縮各贈詩以致其雍睦之情則兄弟之義庶
幾矣惜乎二失既彰三美莫贖此所以不能
為醇儒也 韻語陽秋

樂天及第後歸觀留別同年云擢第未為貴
拜親方始榮此毛義得檄而喜之意也論
者以春風得意馬蹄疾決非孟郊語其氣格亦

不類而白公亦有得意減別恨半酣輕遠程
翩馬蹄疾春風歸鄉情此又不可曉常明詩
范文正公雷霆日有犯始可報吾親誰謂臣子
忠孝難於兩全也泣官不敬戰陣無勇本
非事親事禮記必以為非孝公之謂歟同上

宗族門

謝師厚生女梅聖俞與之詩曰生男衆所喜生女
衆所醜生男走四鄰生女各張口男大守讀書
女大逐雞狗又云何時集 卽堂上拜媪叟蓋

戲師厚也陳琳杜甫詩及楊妃外傳其說異
焉琳痛長城之役則曰生男戒勿舉生女 用
甫杜甫傷閨西之戎則曰生女猶是嫁比鄰生
男埋沒隨青草楊妃專寵帝室金印盪綬
寵遍於銛釧象服魚軒榮均於秦虢當時
遂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惟男不封侯女
作妃君看女却為門楣之詠而樂天長恨歌
亦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今師
厚之女敏質儒門不過求賢士以為之配爾

縱不至負新如翟婦餉春如孟光亦豈能
預知其必大富貴亢宗榮族如蒲津之婦人
乎宜其聖俞以為戲也

韻語陽秋

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族之所在祖之所自
出也其可以不敬乎陶淵明有贈長沙公詩序
云余於長沙公為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
已為路人故其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踈慨然
晤歎念斯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彼
行路眷馬踟躕蓋深傷之也長沙公於淵明

如此而淵明乃以

自任其臨別贈言之際

有進箬雖少終在為山之句嗚呼淵明亦可謂
賢矣杜子美數訪從孫濟而不免於防猜故
其詩云所來為宗族亦不謂盤飧勿受外嫌
猜同姓古所敦觀長沙與濟尊祖之義掃
地矣

韻語陽秋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五

仁愛門

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餘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胡為將暮年憂世心力弱宿花石成云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栢學士云幾時高議排君門各使蒼生有環堵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仁廣大異夫求穴之螻蟻輩真得孟子所存矣

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愚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岩溪

韋蘇州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
郡中晏集云自慚居處崇未覩茲民康余謂
君子當幼幼作此語彼有一意供租專事土木
而視民如讎者得無愧此詩乎同上

賈生終童欲輕事征伐大抵少年躁銳使經歷
老成當不如此昔人欲沉孫武於五湖斬白起於
長平誠有謂哉嘗愛老杜云慎勿吞清海無

幼以知

勞問越裳火 先息戰歸馬華山陽又有安
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安得務農息
戰聞普天無吏橫索錢願戒兵猶火恩加四
海深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其愁歎憂戚
蓋以人主生靈為念孟子以善言陳戰為大罪
我戰必克為民賊仁人之心易地皆然黃常明詩話
臨川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因君今出守暫
得免苞苴使能行此言則虐生類以飽口腹
刻疲民以肥權勢者寡矣其詩才二十字耳

崇仁愛抑奔競皆具焉何以多為

杜云築塲怜螿穴拾穗許村童人謂有仁愛民
物意臨川詠促織云只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
有一鉤絲愚謂世之嚴督征賦不恤疲瘵之有
無者雖魁然其形實微然智尔岩溪

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
作春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
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
布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用

之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丹陽集

范文正淮上遇風云一棹危於葉傍觀亦捐神他
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
作其濟險加澤之心未嘗忘也黃常明詩話

元道州春陵行云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柰
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逋緩違詔令蒙責
願所宜又云守官貴守道不愛能適時賊
退示官吏云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被
徵歛者迫之如火煎誰知絕人命以作時世

賢子美志之曰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
輩十教人為邦伯萬姓吐氣天下少安立可待
也余謂漫叟所以能然者先民後己輕官爵重
人命故也觀其石魚詩云金魚吾不須軒冕
吾不受此所以能不徇權勢而專務愛民也
杜乃知正人意不為飛長纓可謂相知深矣 同上

友義門

蘇武李陵在武帝時同為侍中金蘭之義素篤
武拘於匈奴明年而陵始降雖逆順之勢殊悲

歡之情異然朋友之誼此心常炯也觀陵海
上勸武使降之言非不切至而武之所以告陵者
不過明吾忠義之心而已而未嘗一語及陵之叛
若告衛律者則不然盡辭詒 言歸之於不忠
不臣之科而此以節義臨之幾使惡死此亦可以
見於陵厚也後武得歸陵置酒賀武曰今足
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
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故李太白蘇武詩
云渴飲月窟冰飢食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

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蓋亦是

意尔 韻語陽秋

石林詩話載元豐間東坡繫獄神宗本無意深
罪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
間惟有螫龍知之句且曰陛下飛龍在天軾
以為不知已而求知地下之螫龍非不臣而何得
章子厚從而解之遂薄其罪而王定國見聞
錄云東坡在黃州時上欲復用王禹玉以世間
惟有螫龍知激怒上意章子厚力解遂釋

余觀東坡自獄中出與章子厚書云某所以
得罪其過惡未易一二教平時惟子厚與子

由極口見戒反復甚苦某強狠自不以為然人云
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
無復相哀者唯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
患又有以救卹之真與世俗異矣則知坡繫獄
時子厚救解之力為多石林詩話不妄也

全上

張籍嘗勸韓愈排釋老不若著書而愈以
謂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俱吾亦

未至至之未能也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外
集有愈答侯生問論語書云昔注解其
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愈既
死籍祭詩有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則
知愈晚年嘗注論語未訖而絕筆小說
載愈子景為集賢校理有金根之誤則
未必能卒父業所望者籍湜輩爾籍祭
詩曰為文先是草又云公比欲為書遺約有
脩章愈將死亦喻湜曰死能令我窮所

以不磨滅者惟子是囑則所望於二公至矣
惜乎此書不全也同上

東坡歸陽羨時流離顛躓之餘絕祿已數年
受梁吉老十緡百絲饁之可見非有餘者
李憲仲之子薦以四喪未舉而見公則盡以
贈之且贈以詩云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早
誰能脫左駢大事不可緩章季默三喪未
葬亦求於公公亦有以助之有不辭毛粟施
行自立山積之句其高誼蓋出於天資也同上

幼敏門

魯直幼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
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
今八年此已非髫稚語矣 西清詩話

山谷七歲作牧童詩云騎牛遠遠過前村短笛
風吹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机関用盡
不如君 湘江詩話

林傑幼而聰慧言發成章質瑩凝脂音清扣
玉六歲請舉童子父肅為當府大將性樂

善道家聚羣書又妙於手談當時名公多
與之交及有是子益大其門廉使崔侍郎于
與之遷職詞云家藏萬卷學富三冬傑五
歲父因切字行云後業詞賦頗振聲光有
仙客入壺中賦云仙客以變化隨形逍遙放
情處於外則一壺斯在入其中則萬象皆呈
飛閣重樓不是人間之狀竒花異木無非
物外之名至九歲謁大夫盧貞常侍黎埴無
不嘉獎尋就宿薦日在燕筵侍御李遠

支使趙格深所知 仰不捨斯酒和趙支使
詠荔枝尤佳云金盤摘下排朱顆紅殼開時
飲玉漿副使鄭立奇童傳制使劉潼序
以貽之 閩川名士傳

王元之年七八歲已能文畢文簡公為郡從事
始知之間其家以磨麵為生因令作磨詩
元之不思以對曰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遲
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於
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對句云鸚鵡

能言爭似鳳坐客皆未有對文簡書之屏間
元之寫其下云蜘蛛雖巧不如蚕文簡歎息
曰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簡
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 聞見錄

志氣門

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
亦不為明辨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半夜
水軍來潯陽滿旌旆空名適自誤迫脅上
樓船從賜五百金弃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

翻謫夜即天然太白豈從人為亂者哉蓋其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塵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主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

也蔡寬夫詩話

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為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以為罪此豈其誠能也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諛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
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帝王
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
歌大風雲飛揚安得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
如此老杜贈白詩有重與細論文之句謂此
類也

荆公題金陵此君亭詩云誰憐直節生來瘦
自許高才老更剛賓客每對公稱頌此句
公輒舉感不樂晚年與平甫坐亭上視詩

牌曰少時作此題榜一傳不可追改大抵少年
題詩可以為戒平甫曰此揚子雲所以悔其
少作也 高齋詩話

荆公以意氣自許故詩語為其所向不復更為
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
又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又平
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才之類皆直
道其胷中事後為羣牧判官從宋次道盡
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

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必視其
幼壯雖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石林
蘇明允至和問來京師既為歐陽文忠公所知
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
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
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郡人以為異禮席間意
氣尤不少衰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
不徒發正類其文如讀易詩云誰為善相應
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

所作自不必多也石林詩話

述志門

余嘗官辰嘗借詩集於士人中有小編序云
成都集乃天慶中進士葉沆所作止百篇時
有可觀如閑居感懷云身閑難報國語直
易傷時村墅云夜庭和月掃秋戶拂雲開
亦可想見其胸襟也

和靖與士夫詩未嘗不及遷擢與學子詩未
嘗不言登第視此為何等隨緣應接不為

苟難元絕如此老杜云本無軒冕意不是
傲當時鍾鼎山林各天性濁醪分麩飯任吾年
道義重而輕王公者也阮孝緒南平王要之
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使麀君麀
可驂何異驥騮 並丹陽集

唐明皇時陳希烈為左相李林甫為右相高適
各有詩上之以陳為吉甫子房以李為傅說
蕭何其比擬不倫如是陳詩云天地莊生馬江
湖范蠡舟道遙堪自樂浩蕩信無憂則

無意於依陳上李相詩云莫以才難用終期
善易聽未為門下客徒謝少微星則有意
於干李按希烈傳林甫願朝以希烈示易
乃薦之共政則權在林甫而不在希烈故適不
依陳而干李也 丹陽集

柳曉行詩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麀鹿又放鷓鴣
詞云破籠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
惜乎知之不早尔 黃常明詩話

白公罷郡亦嘗有云睡到午時歡到夜回看官

職是泥沙石曼卿贈鍼師云卧龍有病君豎
取心為生靈不為身王逢原云丈夫出處誠何
較却痛蒼生為淚垂賢者設心不期而合如
此而未行其志惜哉

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
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世傳一武人詩也
然不惟勇退雅志為可喜而易道家所忌
之業以示子孫尤可喜也

白公送崔考功云稱意新官又少年秋涼身健

好朝天青雲上了無多路却要徐驅穩着鞭余
謂新進少年躁進不已往往自取傾覆此詩可
謂忠誨矣又云竿頭已到應難久局勢雖遲
未必輸嘗三復之豈椎鈍者樂聞此等語
耶並黃常明詩話

求意門

陳無已詩云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
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其
後又寄黃克前四句云俗子推不去可人廢

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蓋無已得意
故兩見之 後齋漫錄

胡氏評詩曰魯直過平輿懷李子先詩世上豈
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臯題徐子祠堂
詩白屋可能無孺子黃堂不是欠陳蕃二
詩命意絕相似蓋歎知音者難得耳

王元之錫宴明日絕句云宴罷回來日欲斜平
康坊裏那人家幾多紅袖迎門笑爭乞釵
頭利市花清明日絕句云無花無酒過

清明興味都來似野僧昨日鄰家乞新火
曉窓分與讀書燈二詩何況味不同如此
亦可見其老少情懷之異也 漁隱叢話

澶淵之役王介甫以謂丞相萊公功第一張文潛
以為可能功業盡萊公大抵人之議論各有
所見故尔不同今其載二詩識者當能辨之
介甫澶州詩云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間兩
城峙南城草草不受兵北城樓櫓如邊城中
老人為余語契丹此地經抄虜黃屋親乘失

石間胡馬欲踏河水渡天發一矢胡無酋河水
亦破沙水流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
一丈潛聽客話澶淵事詩云憶昔胡來動河
朔黃河飲馬吹胡角澶淵城下水載車邊風
蕭蕭千里餘城上黃旗坐真主夜遣六丁張
猛弩雷驚電發一矢飛橫射胡酋貫車柱
犬羊無蹤大漠空歸來封禪告成功自是乾
坤扶聖主可能功業盡萊公胡氏評詩

余知制誥日與余恕同考試恕曰夙昔師寵徐

騎省為文騎省有徐孺子亭記其警句云
平湖千畝凝碧乎其下西山萬疊倒影乎其
中他皆常語近得舍人所作涵虛閣記終篇
皆奇語自渡江來未嘗見此信一代之雄文也
其相推如此因出義山詩共讀酷愛一絕云珠
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閉腰肢不須看盡
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較手節稱嘆曰古人
措辭寓意如此之深妙令人感慨不已楊文
公談苑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五

後集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六

後集

諷諭門

唐文宗夏日聯句東坡謂宋玉對楚王雄風
譏其知己不知人也公權小子有美而無規
為續之云一為居所移苦樂兩相忘願言均
此施清陰分四方或謂五絃之薰解愠阜
已有陳善青難之意愚謂不然凡規諫之
辭須切直分明乃可以感悟人主故盜言
甘良藥苦口若以薰風自南來為陳善閉

邪但恐後世道可諛惻媚持兩可者皆得以
冒敢諫之名矣 岩溪

陽城德行道義為士林之所敬服德宗以銀印
赤紱起于隱所驟拜諫官可謂賢且遇矣
故學生聞道州之貶投業而叫閭賢士愴
驛名之同擣辭而頌德可以知其賢不誣也
然韓退之諫臣論乃極口貶之何哉其言曰今
陽子實一匹夫在諫位不為不久而未嘗一言
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之視秦人之肥

瘠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
有道之士固如是乎考之本傳以謂它諫官
論事苛細帝厭苦城浸聞得失且熟猶未
肯言客屢諫之第醉以酒而不答蓋其意有
所待也至德宗逐陸贄欲相裴延齡而城伏
之說始上廷爭懇至累日不解故元微之詩云正
元歲云暮朝有曲如鉤飛章八九上皆若珠
暗投且曰事不止臣諫誓不休而白樂天亦云
陽城為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 曲軼舉

必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國鈞柳子厚亦云抗志厲義直道是陳蓋退之諫論乃在裴延齡為相之前而三子頌美之言乃在陽城極諫之後爾

丹陽集

唐末有宜春人王穀以歌詩擅名嘗作玉樹曲畧云璧月夜瓊樓春舌令令詞調新當時狎客盡豐祿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闕晉王劍上粘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面上已無陳日月此調大播人口穀未第時嘗於市廛

中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手穀前救之揚喙曰莫無禮便是解道君臣猶在醉鄉中面上已無陳日月者無賴聞之慙謝而退蓋譏當時士大夫掩蔽人善殆此小人不若愚謂特假以自喻爾無賴所以悔過從善頓革凶暴之氣者非重其才也非重其名也蓋重其言有補於治亂安危者也

漁樵閑話

蔡寬夫云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人遂以白鳥為鷺而禮記月令羣鳥

鄭氏乃引夏小

正丹鳥白鳥之說謂白鳥為蚊蚋則知以對青蠅意亦深矣不然江湖多白鷺有何說耶陶穀云舒雅作杜甫詩序記不特識甫之詩人且深知甫之用心余以謂非序記乃一大騷人德政碑尔今錄全篇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於言止歌之故詩有六義焉止六曰頌是以六國之事止詩之至也自王道廢時俗乖採詩之官不建作詩之人不聞下情不得上達人君為政常以

為堯舜莫已若此天下所以難得安泰也杜甫飲乳于先天易箒于大曆閔明皇之奢淫肅朝之昏懦代宗之仁柔以時言之五十九年生於襄漢沒於耒陽歷長安之變遷鳳翔之阻澁閔輔之荒飢兩川之叛亂以地言之方數千里年雖深也地雖遠也其志未嘗涖更更絲髮易也其志欲君為堯舜禹湯欲臣為稷契臯陶欲時之熙熙欲民之皞皞何以明其志之不涖更更絲髮易也有詩存

焉甫之詩不苟且依阿有謂然後作不憂
君則罪臣不傷時則憫民或微言之或廣
言之或蓄言之或顯言之人見其贈題寄詠
區區於風月山泉曾不知假借云耳寓託云耳
詩且如此人可知矣天下後世為臣者持此心
發此言其見於行事施為其君之安民之樂
又可知也自古惟大忠至正愈屈愈沉至於
竄逐流亡隨之是又天理之不可曉者比干剖
心於商非不忠也子胥浮尸於吳非不正也則元

宗用甫為率府參軍肅宗用甫為左拾遺
代宗用甫為檢校即三朝之不遇卒流浪漂
泊與草木俱腐無足恠也由戰國來懷忠謹
念國家不得有為而著之詞章以諷諭教
化者三人而已甫之上有屈原甫之下有白居
易原懷忠沉沙葬骨汨羅風煙慘冷千載
悲人居易以年輩叙進品位稍高然竟不得
政無權以年道徒有楚詞秦中吟飽蠹魚
耳哀哉 並砬溪

子美詩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芒刺在我眼
焉能待時秋其憤邪嫉惡欲芟夷蘊崇之以
肅清王室者懷抱可見臨川有勿去草無惡
如比世俗之浮薄此方外之語異乎農夫之務
者也黃常明詩話

子美云設網萬魚急蓋指聚斂之臣苛法侵
漁使民不聊生乃萬魚急也又云能者操舟
疾若風撐突波濤挺义入小人無智趨時巧宦
數迂所謂疾若風也殘民以逞不顧傾覆所

謂挺义入也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鮪隨
雲雷魚不得其所龍豈能安居君與民猶
是也此與六義比興何異吾徒何為縱此樂暴
戾天物聖所哀此樂而能戒人有仁厚意亦
如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不專為取魚也
退之义魚曰觀樂億吾僚異此意矣亦如蘄
簞云却願天日常失曦故後人攻之云豈比
法曹空自私却願天日常失赫黃常明詩話
唐子西上張天覺内前行云内前車馬撥不開

文德殿下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
赴文昌臺此語善於叙事質而不俚又云周
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惡向來兩翁
當國年民間斗米統四錢此語善於諷諭當
而有理皆可法也湖上云佳月明作哲好風聖
之清栖禪寺歸云草青仍過雨山紫更斜陽
語意俱新

李陽冰云太白不讀非聖之書耻為鄭衛之作
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

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驅馳屈宋鞭撻揚馬
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群
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
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躰尚有
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
集過而不行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
造化歟

達理門

裴說云讀書貧裏樂搜句靜中忙此二事乃

余日用者甘貧守靜自少至老飽諳此味
矣 漁隱叢話

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
來此殊有味 許彥用詩話

朱氏復齋偶題詩曰出入無時是此心豈知雞犬
易追尋請看屏上初文肯便識名齋用意
深 同上

東坡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
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酒壺自傾日

入群動息歸馬趨林鳴笑傲東軒下聊復
得此生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則見役於
物者非失此生耶

東坡送

禪師赴法雲云是身如浮雲安可

限南北此二句乃老杜別替上人詩中全語豈
偶然用之耶題碧落洞詩云小語輒響吞
空山白雲驚此語全類李太白今印本誤作
自雷驚不惟無意味兼與上句重疊也後
自山嶺外歸次韻江晦林詩云浮雲時事改

孤月此心明語意高妙如參禪悟道之人
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也

康節天津感事吟水流任意境常靜花落
雖頻意自閑不似世人忙裏先生來未始得

開顏擊壤集

又先天吟先天天弗違後天奉天時弗違無時
虧奉時有時疲

身心吟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
餘何足言並同上

醉吟先生有句云歸去卧雲人謀身計非誤

又有句云回首語秋光東來應不錯人謂先
生率尔成章予謂先生的然有理法藏碎金

余嘗愛樂天詞旨曠達沃人胸中有句云我
無如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
虛空夫如是則造物均偏不足為休戚而况
時情物態安能刺鯁其心乎全上

樂天有句云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其超
放如此余先君亦嘗有句云人有悲歡頭易

白山無今古色長青漁隱叢話

韓子蒼云往在京口為曾公卷題採菊圖云九
日東籬採落英白衣遙見眼能明向人自有
盃中物一段風流可得成蔡天啓屢哦此詩以
為善然余嘗謂古人寄懷於物而無所好
然後為達况淵明之真其於黃花直寓意耳
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
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醒之後
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以此論淵明

康節利名吟利名都不到胸中由此胸中氣

自冲既愛且憎都是病靈臺何日得從容

呂與叔嘗作詩曰文如元凱徒稱癖賦若相如

止類俳惟有孔門無一事只傳顏氏得心齋

橫渠讀詩詩云置心平易始知詩揚丈中立

云知此詩則可以讀三百篇矣呂氏童蒙訓

王摩詰詩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輕烟花

落家童未掃鶯啼山客猶眠每哦此句

今日坐想輞川春日之勝此老傲倪閑適於

其間也

康節無憂吟人生長有兩般愁愁死愁生未
易休或向利中窮力取或于名上盡心求多
思唯恐晚得手未老已聞先白頭我有何
功居彼上其間攘臂獨無憂擊壤集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六

後集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七

後集

達理門

否卦包承小人吉說者謂小人在下者包之小人在
上者承之蓋慶否當然杜云曲直吾不知負暄候
樵牧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洗眼看輕薄虛
懷任屈伸寄謝悠々世上見不爭好惡莫相疑
其寄傲踈放擺脫世網所謂兩忘而化其道也

黃常明詩話

漫叟無為洞口云洞傍山僧皆學禪無求無欲

亦忘年又無為洞口春水滿無為洞傍春雲白
爰此躊躇不能去念人悔作衣冠客岑參宿

遊寺云寄報乘軒客簪裾亦何容臨川

秀老云解我意珩脫孟勞暮年甘與子同袍
比之退之云方將歛之道具欲冠其顛向風長嘆
不可見我欲收歛加冠巾異矣六一有云自慚前
引朱衣吏不稱閑行白髮翁諸者謂不言亦
可然次山宿丹崖翁宅詩云吾將求退與翁
游學翁歌醉在漁舟官吏隨人往未得却望

丹崖慚復羞吁非淫平富貴者也若溪

東坡拈出陶淵明談理之詩前後有三一曰採菊東

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
生三曰容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為知道
之言蓋摘章繪句嘲弄風月雖工亦何補若
覩道者出語自然超諸非常人能蹈其軌轍
也山谷嘗跋淵明詩卷云血氣方剛時讀此詩
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又嘗論
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

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墻者二子有意於俗人替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丹陽集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為達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語錄或問言動非禮則何以止視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可易易則多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

難者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仰面貪

看鳥回頭錯應人視聽不以我也昏失之意 上蔡語錄

呂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人作詩詠魯點事曰

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魯

點推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 同上

或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

無詩畫前有易何以見白畫前有易其理甚微

然即用孔子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畫可

見也如云神農氏之耒耜畫取諸益日中為市

蓋取諸噬嗑黃帝堯舜之舟楫蓋取諸渙
服牛乘馬蓋取諸隨益嗑渙隨重卦也當神農
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真聖人有以見
天下之願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
非畫前元有易乎龜山語錄

熙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
笑謂司馬溫公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先
生未應至此康節笑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橫
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

推之康節曰若天命期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
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
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康節
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康節居
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節
已知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
從伊川先茔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于
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
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

更捐館 聞見錄

張敬夫元日詩古史書元意義存春秋揭示更
分明人心天理初無欠正本端原萬善生 南軒集

康節過士友家畫卧見其枕屏画小兒迷藏以詩
題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歌枕看見戲蓋戲寧

間也陳恬云擊壤集不載 聞見錄

廬陵李直卿以復名其齋求余詩久未暇也今日

雪霽登樓偶得此遂書以贈碩惟聖門精微
綱領豈淺陋所能發祇增三嘆耳李侯索我

復齋詩此理難明信者稀要識聖人端的意
須於動處見天機萬化根原天地心幾人於此
費追尋端倪不遠君看取妙用何曾間古
今 張南軒集

張橫渠聖心詩聖心難用淺心求聖學須專禮法
修千五百年無孔子盡因通變老優游 橫渠集

五峯胡廣仲詩幽人偏愛青山好未是青山青不
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朱氏跋云
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喜卧病山間親

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 戲以兩詩代書報之

曰先生云上芸香閣 時籍溪先生正字赴館供職閣

長新我豈角冠劉共甫秘書丞陰察官 留取幽人

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 二章 甕牖前頭列画

屏說來相對盡儀刑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

青山只磨青 二章或傳以語胡子胡子謂其學

者張敬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其庶能有

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為是詩以箴警

之庶幾聞之而有終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某

始見敬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請其
目也因序其本末而書之于策以無忘胡子之

意云 見詩集

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

眉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

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

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以州府

以更法不餉餽寓宿乃為薄粥以代之好事者

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

理飲無多少繫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
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為
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
挽之為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
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
花外小車猶未耒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
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
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然如親嘗
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

語不自覺疾之去跡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
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
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
不能及也

呂氏家塾記

康節嘗誦希夷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
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
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
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邵伯溫易理新感

涪陵譙天授牧牛圖詩一章言其崇明禮法自無

邪視可否昭判揀辯無舛依 正色塵不迷
故能非禮勿視如牛雙目變白心畏鞭箠警言視
不易設有他惡不敢縱觀矣詩曰喜見雙眸白
通身黑尚全整思南畝稼還忌牧童鞭妄色
無輕舉非觀已屢悛回光惟聖道此外更何
緣二章言其外屏非聞耳無邪聽入耳者心
但惟聖道依聞審音惡聲不惑故能非禮勿
聽如牛角耳變白聳耳低首惟牧是聆更
無他念矣詩曰耳角冰霜潔須知聽不訛法

言緣理辯邪說自心阿響外聆微旨音中味
太和淫荒無復入非禮未之何三章言其戒
謹辭氣口無妄言戲論詭誣不形聲說非
先三之法言不敢道捫舌謹辭脩辭立誠故能
非禮勿言如牛唇口變白為牧所纏不得妄鳴
惟渴飲飢食始得解釋矣詩曰白口纏圈索
言非駟莫追心聲休妄發敬道復何疑正信
通神鑑淵談協禮儀能為天下則誠自我無
欺四章言其遵守禮法中主惟敬心無妄動

舉必循理精誠外發照破邪行素履而往
而無咎故能非禮勿動如牛四足變白猶恐散失
未捨鼻索矣詩曰四足雖更白猶宜鼻索
拘草田方緩執禾徑莫相踰步步無非履
心心向大途見聞言動事到此竟何殊五章
言其學習美成禮法文質內外自然克己復
禮歸于至誠不假行將動容周旋皆中乎
禮盛德之至居德之盛尚可
形容故如
牛首尾變白牧者置鞭閑坐不執鼻索放

曠無拘頓絕所犯矣詩曰鼻索何勞執長
鞭已棄閑大田隨俯仰古道任回環義草
食清野仁泉飲碧灣德純非用牧危坐對
層山六章言其抑為不厭好古敏求精而
至聖思慮銷墮情識淨盡猶金鑑焉不
迎不將應而不傷心休世逋超然絕疑動靜
母意但寓形於世而已如牛全白純一不雜
人牛兩息滅意相拘矣詩曰一飽心休息安
眠百不知有形隨處寄無意復何疑用舍

非閑念優游絕所窺相忘人世外惟有牧
童兒七章言其逆順難測混同躰用隨世
態卷舒例陰陽慘酥損益盈虛與時偕
行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一切毋必道
合則從猶如白牛雖帶圈索已無牧人矣詩
曰圈索離牽執從茲牧者亡何心拘小節平
步蹈中常飢飽隨時過行藏任運將春山
春草綠逢處可充腸八章言其仕止久速咸
契所宜達節善變出處無際進退存亡不

失其正獨見機權應世母固不俟終日猶如
白牛隨方運動飲食無繫矣詩曰日暖隨
方去天寒穩有餘當行非俟牧可止便安
居飲食和麤細周旋契疾徐樵機雖應
用豈外是如如九章言其無方無躰妙絕
萬物不見有已身心銷復與道混融一切
無我又何分別隨時顯用應物張機無有
本躰名言胡義番為世訓警策後覺猶
如無牛可得惟存鼻索傳示將來矣詩

日相盡云何牧心融孰是牛 人依妄立學
行假名修不見當先迹寧知有後由鞭繩
應到此聊為且留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七

後集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八

後集

博識門

嘗觀臨川解我葱珩脫孟勞嘗不曉孟勞

何等物及見穀梁傳注孟勞魯之寶刀黃常明

子美於菟侵客恨乃楚人謂虎為於菟音烏徒

土銚冷踈煙乃蜀人呼釜為銚富豪有錢

駕大舸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百丈

誰家上水船荆峽以竹纜為百丈塹牴公畦

京師農人指田二幾校去声市暨瀼西巔

夔人謂江水橫山谷處為瀼子厚桃李笙葵
扇安可當宋魏之間謂簞為笙款乃一聲山水
綠款乃音換靄楚人歌聲臨川窓明兩不借楚
人以草屨為不借東坡倦看澁勒暗蠻村蓋
嶺南竹名 逢沓障前走風雨注云於潛婦
人皆挿大銀櫛謂之逢沓又幾思壓茅柴架
網日夜急山谷燕濕社公雨鶯啼花信風
皆方言也黃常明詩話

江漢有許以扞制泛濫大漲則溢於平陸水退

許見舟人謂之水落槽又灘石湍激其中深僅
可容舟者謂之淡若大水則不復問洪矣臨
川萬里寒江正復槽東江水落水分洪以此亦
謂水黃帽謂雲砲車非遐征遠涉不能知
也同上

柳讀書篇瘴病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
了了徹卷元若無恙嘗答許京兆書云往時
讀書不至底滯今每讀一傳再三伸卷復
觀姓氏在宗元則為瘴病所擾它人乃公

患也同上

東坡云東來賈客木綿裘飲散金山月滿樓
夜半潮來風又熱卧吹簫管到揚州集中題
云夢中作盡坡嘗衣此坐客誤云木綿襖
飲散乃出此詩且云雖欲不可得也坐客大
慙賈客事乃南史孔覲二弟頗營產業
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二十餘船皆綿
絹紙席之屬覲為喜命且置岸側既而正
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

即命燒盡乃云碧溪

書史畜匄中而氣味入於冠裾山川歷目前
而英靈助於文字太史公南遊北涉信非徒
然觀老杜壯遊云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
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劍池石壁仄
長洲芰荷香嵯峨閭門北清廟映池塘越
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
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貴舊鄉放蕩齊
趙間西歸到咸陽其豪氣逸韻可以想見

序李白集者稱其隱岷山居襄漢南遊江
淮觀雲夢去之齊魯之吳之梁北抵趙魏
燕晉西徙邠岐金陵上潯陽流夜即泛洞
庭上巫峽白自序亦曰偶乘扁舟一日千里
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其恣橫採覽非其
枉也使二公穩生中書何以垂不朽如此哉燕
公得助於江山鄭縈謂相府非灞橋那得詩
思非虛語也

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某案史記晉天

文志河鼓星在織女牽牛二星之間世俗因傳
會為渡河之說媒瀆上象無所根據淮南子
云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荆楚歲時記云七
夕河漢間弄弄有光景以此為候是牛女相過
也其說皆怪誕不足信子美牽牛織女詩曰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
誰見同神光意難候此事終朦朦觀子美詩
意不取世俗說也七夕乞巧見於周處風土記乃
後人編類成書大抵初無稽考不足信者多矣

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
生花後見荆公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目為銀
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荆公知此出處

侯鯖錄

緗素雜記學林新編二家辨證乘槎事大同
小異余今來據其有理者共為一說按張茂先
博物志曰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上
者每年八月見浮槎來不失期齋一年糧乘之
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茫茫亦不

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甚嚴遙望

宮中有婦人織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

問曰何由至此其人說與來意并問此是何處

荅曰君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後以

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

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所載止此而已而

荆楚歲時記直曰張華博物志云漢武帝

令張騫窮河源乘桴經月而去至一處見城郭

如官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

騫問云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
杼機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
月日客星犯牛斗所得杼機石為東方朔所
識並其證焉案騫今得及大宛傳騫以即應
募使月低為匈奴所留十餘歲得還騫身所
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傍大
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並無乘槎至
天河之說而宗慄乃傳會以為武帝張騫之
事又益以杼機石之說何耶子美夔府詠懷

詩曰途中非阮籍槎上似張騫又秋興詩曰奉
使虛隨八月槎如此類前賢多用之恐非實事

言溪漁隱

杜子美詩喜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不置所
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又云呼婢取酒
壺續兒誦文選是也唐朝有文選學而時君
尤見欽重分別本以賜金城書絹素以屬裴行
儉是也外史擣杓載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
其兄曰何不教讀論語免學沈謝嘲風弄月

汚人行止鄭兄之言蓋欲光德行而後文藝亦
不為無理也 丹陽集

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正為文選中事多可作
本領尔余謂欲知文章之要當熟看文選蓋
選中自三代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以來文字
皆有在古則渾厚在近則華麗也 茗溪漁隱
曰少陵宗武生曰詩熟精文選理蓋為是也

學者欲博讀異書余謂退之之進學解云上
規 渾渾無涯周誥商盤誥屈聲牙春秋

謹嚴左氏浮誇易部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
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若只讀此
足矣何必多嗜異書 茗溪漁隱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九

後集

狂放門

子美劍閣云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與太白搥破黃鶴樓刻却君山好語亦何異然劍閣詩意在削平僭竊尊崇王室凜凜有忠義氣搥碎刻却之語但覺一味麤豪耳故昔人論文字以意為主

言溪詩話

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此子美胸中語也宜其孩弄嚴武藐視

禮法而朱老阮生皆預莫及遭田父泥飲至彼
射而不悔其內直外曲強禦不畏矜寡不侮非
世俗所能測也全上

唐史載杜審言嘗云吾聞當得屈宋作衙官其
孫乃有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謂蘇味道
見吾判且羞死甫乃有集賢賢學士如堵墻看
我落筆中書堂謂為造化小兒所苦甫乃
有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所謂是以似之
也同上

藝苑雌黃云吟詩喜作豪句酒不畔於理方善
如東坡觀崔白驟雨圖云扶桑大兩如甕盎天
女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遣鳳啣梭誰能鼓臂
投三丈此語豪而甚工石敏若橘林文中詠雪
有燕南雪花大於掌冰柱懸簷一千丈之語
豪則豪矣然安得尔高屋或云詠雪非敏
若詩見鮑欽止夷白堂小集召溪漁隱曰東
坡集載此詩是題趙令晏崔白大雪圖幅徑
三丈故云往來不遣鳳啣梭誰能鼓臂投三丈

可謂喜造語能形容者盡品人間刀尺不敢
裁丹青付與濠梁崔風蒲半折寒鴈起竹
間的樂橫江海乃是崔白冬景圖藝苑以謂
驟雨圖誤矣余謂李太白北風行云燕山雪
夜大如席秋浦歌云白髮三千丈其句可謂
豪矣奈無此理何如秦少游秋日絕句云連
卷雌蜺掛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萬瓶
相向舞酒酣聊把作纏頭此語亦豪而工矣
郭功甫金山行造語豪壯世多不見全篇今錄

于左金山杳在滄溟中雪崖氷柱浮仙宮乾
坤扶持自古今日月循佛纏西東我凌靈
槎出塵世搜索異境窺神工一朝登臨重嘆
息四時想像何其雄捲簾夜閣掛北斗大鯨
駕浪吹長空舟摧岸斷豈足數徃徃霹靂
掣蛟龍寒蟾八月蕩瑤海秋光上下磨青銅
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蓬萊
久聞未成徃壯觀絕致遙應同潮生潮落夜
還曉物與教會誰能窮百年形影浪自苦

便欲此地安微躬白雲南去入長望又起歸興
隨征鴻晉溪漁隱

稱賞門

樂天有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有
詩云兒童悞喜朱顏在一咲那知是酒紅鄭
谷有詩云衰髮霜供白愁顏酒借紅老杜
有詩云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無已詩云
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皆相類也然無已
初出此一聯大為當時諸公所稱賞直方詩話

高荷字子勉上谷詩云點檢金閨彥飄零玉筍

班尚令清廟器猶隔鬼門關大為山谷所喜

雪浪齋日記

杜子美褒稱元結春陵行兼賦退後示官吏二

詩云兩章對秋月一字借華星致君唐虞際

淳朴憶大庭又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草數十

公落落然參錯為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

矣蓋非專稱其文也至於李義山乃謂次山之

作以自然為祖以元氣為振無乃過乎秦少游

漫郎詩云字偕華屋星章對月漏洩元氣煩
揮毫盖用子美義山語也

今是堂云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
雲斷復連時賈島詐為梢人聯下句云掉穿
波底月船壓水中天麗使嘉歎久之蒼溪詩話

齊謝 瑕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飲餞並召時
才賦詩用十五劇韻蕭愷詩先就其辭又
美簡文曰玉筠本 自舊手後進有蕭愷
可稱長慶云萬言舊手才難敵五字新題

思有餘 若溪詩話

張祐詩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杜牧嘗之作
詩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故
鄭谷云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唯應杜紫微諸
賢品題如是祐之詩名安得不重乎其後有
解道澄江靜如練世間唯有謝元暉解道江
南斷腸句世間唯有賀方回等語皆祖是
意也 蒼溪詩話

詩人譜美同志詩篇之善多比珠璣璧玉錦

繡花草之類至杜子美則豈有作此陳腐語
耶寄岑參詩云意慙閑飛動篇終接混茫
夜聽許十誦詩云精微穿溟滓飛動摧霹靂
贈盧瑊詩云藻輪唯牽率湖山合動搖贈陳
諫議詩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寄李
白詩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贈高適
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皆驚人語也
視餘子其神芝之與腐菌哉 丹陽集

稱薦門

溫公自稱為迂叟香山居士亦嘗自號其詩云初
時被目為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司馬豈慕
其洛居有閑適之樂耶 碧溪詩話

周美成邦彥元豐初以太學生進汴都賦神宗
命之以官除太學錄其後流落不偶浮沉州
縣三十餘年蔡元長用事美成獻生日詩畧
云化行禹貢山川內人在周公禮樂中元長
大喜即以秘書少監召又復薦之 揮塵錄

子由云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

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隱我泉我泉我池其
於克崇曰崇墉言言臨衝閉閉執訊連連假
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其
於克高曰維師尚父持維鷹揚止會朝清
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退之作元和
聖德詩言劉關之死曰婉婉赤子赤立偃倭
牽頭曳足先斷腰肢月次及其徒體骸撐拄
未乃取關駭汗如雨揮刀紛紛爭切膾脯此
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

頌何其陋也 碧溪詩話

李白贈崔侍御詩云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
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何當赤車使再
往召相如相如蓋自謂也觀此則白不可謂無
心於仕進者然當時慢侮力士略不為身謀
旋致貶逐而曾不悔使其欲仕之心切必不
如是先是蘇廷為兖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
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子可比相如故曰詩中每
以相如自比贈從弟之遙曰漢家天子馳駟馬

赤車蜀道迎相如自漢陽病酒歸曰聖主還
聽子虛賦相如却欲論文章贈張鎬曰十五觀
竒書作賦凌相如白自比為相如非止一詩也
吳邁遠好自誇而唾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
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教哉袁嘏謂人曰我
詩有生氣亦以用心苦深俄尔有得宜不勝
其喜子美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曾休謂得句先
呈佛皆謂此也

老杜嘗自稱許有乃祖之風上書明皇云臣之述

作沉鬱頓挫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杜遊詩則自
比 崔魏班揚又云氣廟屈賈壘目短曹劉
墻贈韋左丞則曰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
甫以詩雄於世自比諸人誠未為過至切比稷
與契則過矣史稱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
切豈自比稷契然耶至云上感九廟焚下憫
萬民創斯時伏青蒲廷爭守御床其中愷
亦可嘉矣

復齋漫錄云江公著初仕洛陽尉久旱微雨作

詩云雲葉紛紛雨脚勻亂花柔草長精神雷
車却碾前山過不洒原頭陌上塵溫公於士人家
見之借紙筆修刺謁江且為稱薦由此知名

投獻門

杭有西湖而穎亦有西湖皆為遊賞之勝而東
坡連守二州其初得穎也有穎人在坐云內翰
但只消遊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蓋言其訟簡
也秦少章因作一絕因之云十里荷花菡萏初
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

閑事亦無後東坡到穎有謝執政啓亦云入
泰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為西湖
之長 王直方詩話

少游為黃本校勘錢穆父為戶書皆居東華
門之堆塚塲少游春日嘗有詩遺公公云三
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
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穆父以來二碩送
之同上

錢惟演為洛帥留守始置驛貢花識者鄙之

蔡君謨加法小團茶貢之富彥國歎曰君謨乃
為此也坡作荔枝嘆曰我願天公怜赤子莫生
尤物為瘡疾雨順風調百穀登民不飢寒為
上瑞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秦相
籠加吾君盛德豈在此致養口腹何陋邪又
不見洛陽丞相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補
世之語不能易也嘗愛李敬方汴河直進船詩
云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
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此等語皆可為多

之也

評論門

介甫詩少陵為尔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杜
默云倚風莫怨唐工部後裔誰知不解衣
曾不若東坡柯丘海棠長篇冠古絕今雖不措
名老杜而補亡之意蓋使來世自曉也

樂天九日思杭州云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動搖
光照身子瞻有懷錢塘云剗看新舊眉倒
暈未應泣別臉消紅黎元老舊何遽忘之

也徐考其集白送杭州姚因思舊遊云問里
固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教躋攀蘇亦云細
雨晴時一百六畫橈鼉鼓莫遺民是未嘗無
意於民庶也然白又有故妓教人憑問訊新詩
兩首倩流傳坡又有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
朝朝暮暮人大抵淫樂之語多於撫養之語耳
夫子稱未見好德如好色而傷之曰已矣乎二
公未能免俗餘人不必言

子瞻賦濁醪有妙理有句云酒勿言濁人當取醇其
未乃曰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復立分別則
是濁醪無妙理矣豈非方洶湧不暇點校故歟
萬方頌送喜無乃聖躬勞雖云稱賀收復抑又
蘊深意元首無為乃分位自然其所以遽離廟社
遠播蒙塵者諂諛之臣實為禍階耳噫諛言諂
詐日陳于前黃屋雖欲不勞不可得也

司馬溫公云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雖
造次間語亦在於直話之益而退便僻之損也

岩溪詩話

讀謝靈運詩知其攬盡山川秀氣讀退之南山

詩頗覺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能到李長吉
玉川子詩皆出於離騷未可以立談判也皇甫詩
正云吟詩未有劉長卿一字唐人必甚重長
卿今詩十卷亦清麗雪浪齋日記
朱子京筆記云古人語有推拙不可掩者樂府
曰何以消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憂周
又曰夫子悲心獲麟西狩歎孔丘雖有意緒詞亦
鈍樸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九

後集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十

後集

評論門

杜詩云爾輩可忘年含悽覺汝賢送爾維舟惜
此筵汝與山東李白好自世俗觀之則為簡傲
詩簡不然亦嘗有云忘形到爾汝黃常明詩話
又古栢云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先
器識後文藝與浮躁銜露者有異也同上

古栢云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此賢者
難進而易退非其招不往者也同上

趙嘏長安秋望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
人倚樓當時人誦詠之以為佳作遂有趙倚樓
之日又有長安月夜與友人話歸故山詩云揚柳
風多潮未落蒹葭霜在鴈初飛亦不減倚樓
之句至於猷李僕射詩云新諾似山無力負舊
恩如水滿身流則謬矣葛常明詩話

鍾嶸稱張茂先惜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喻鳧
嘗謂杜紫微不遇乃曰我詩無綺羅鉛粉且不
遇也淮海詩亦然人戲謂可人小石調然率多子

美句但綺麗太勝尔子美並帶芙蓉本自

雙水行牽風翠帶長退之金釵半醉坐添春
牧之春風十里揚州路誰謂不可入黃鍾調耶

昌黎云携將令民歸自足貽家尊蘇州送黎尉云
抵應傳善政朝夕慰高堂誠儒者迂濶之辭
然貪饕食苟得汚累其親孰若清白之為愈

舉人過失難其當其尤者臧孫之犯門斬閔惟孟
散能總之臧紇謂國有人焉必叔也其難如此司
馬相如竊妻滌器開巴蜀以困苦鄉邦其過已

多至為封禪書則諛諂蓋天性不復自新矣子
美猶云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李白亦云
果得相如草仍餘封禪文和靖獨不然曰茂
陵他日求遺藁尤喜曾無封禪書言雖不
迫責之深矣李商隱云相如解草長門賦却
用文君取酒金亦全其大論其細也舉其大
者自西湖始其後有譏其諛諂之態死而未
已正如捕逐寇盜先為有力者所獲搯其尤而
騎其項矣餘人從傍助箠縛耳

並黃常明詩
話

東坡云少陵詠懷詩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
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子美自比稷契人未
必許也然其又有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
更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
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必稱局促高山芝又云
王侯與螻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
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尚有事在也

碧溪詩話

張籍送區弘詩云韓公國大賢道德赫已聞昨
出為陽山尔區來趨奔韓官廷法曹子建至

荆門韓入為博士崎嶇從霸輪觀其游從
之久疑得於韓者深也然考其文章議論之
際乃不得預藉湜之列何耶韓集有送區弘
南歸詩云我遷于南日周圍來見者衆莫依
稀爰有區子熒熒暉觀以彛訓或從遠我念
前人譬葑菲落以斧斤引纏微雖有不遠驅
駢駢觀此教語則韓雖以師道自任而區爰道
之質盖有所未至也其後又勉之以行行正直
勿貲常業成志立來頌頌其誨之者至矣集

中又有送區冊序韓文辨證云冊即弘也未知

孰據爾

丹陽集

詩眼云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

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

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北征不若南山若書一代

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

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

若溪詩話

士人程文窮日力作論既不限聲律復不拘詩

句尚罕得反復折難使其理判然者觀赴舉

先詠懷五百言乃聲律中老杜心迹論一篇也
自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
比稷與契其術折嚮自是稷契等人窮年憂
黎元歎息腸內熱與飢渴由己者何異然常
為不知者所病故曰取笑同學翁世不我知而所
守不變故曰浩歌彌激烈又云非無江海志蕭
洒送日月當今廊廟具建厦豈云缺葵藿傾
太陽物性固莫奪言非不知隱遁為高也亦
非以國無其人也特廢義亂倫有所不忍以茲

誤生理獨耻事干謁言志大術踈未始以阿附
以借勢也為下士所笑而浩歌自若皇皇慕君
而惟志棲遁既不合時而又不少低屈皆誤
疑互荅屢致意焉非巨及有餘孰能之乎中
間鋪叙間閏酸辛宜不勝其戚戚而默思失
業途因念遠戍卒所謂憂在天下而不為小
己失得也禹稷顏子不害為同道少陵之迹江
湖而心稷契豈為過哉孟子曰窮則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其窮也未嘗無志於國與民

其達也未嘗不抗其易退之節蚤謀先定出處一致矣是時先後周復正合乎此昔人目元和賀雨詩為諫書余特自此詩為心迹論也碧溪詩話
長慶論詩之豪者世稱李杜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十餘至於貫穿今古覩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盧子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其下乎今觀杜集憂戰伐呼蒼生憫瘡痍者

往往而是豈直三四十而已哉豈樂天未嘗熟

考之耶碧溪詩話

五言如四十箇賢人着一箇屠酤不得覓句者若掘得玉匣子有底有蓋但精心必獲其寶然昔人園柳變鳴禽不及池塘生春草餘霞散成綺不及澄江靜如練春水船如天上坐不若老年花似霧中看閑几硯中窺水淺不如落花徑裏得泥香停盃嗟別久不及對月喜家貧楓林社日鼓不若茅屋午時雞此數公未始不

精心似此知全其實者未易多得黃常明詩話

愈寄孟刑部聯句云美君知道腴逸步謝天
械或問道果有味乎余曰如介甫牛雞聲不
到禪林拍子烟中靜擁衾竹雞呼我出華
胥起滅篝燈擁燎爐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
聞雨落堦除皆淡泊中味非造此景不能形
容也黃常明詩話

張無盡題武昌靈竹寺云孟宗泣竹冬生筍豈
是青青竹有情影響主張非別物人心但莫負

幽明語雖淺直然當於理樂天有餘霞散成
綺別葉乍辭風等語麗矣不過於嘲風雪
弄花草而已故寄唐生詩云非求官律高不務
文字奇惟歌生民病得願天子知碧溪詩話

顏延之嘗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
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錯錦列繡亦雕
繡滿眼鍾嶸詩品乃記湯惠休云謝如芙蓉
出水顏如錯采綵金與本傳不同又稱延之嘗
薄惠休制作以為委巷中歌謠耳豈湯休

因為延之所薄遂有芙蓉錯縷之語故取
以文飾之耶坡云辨才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吾
輩與岑參如巧婦織錦耳取况亦類此淵明
所以不可及者蓋無心於非譽巧拙之間也
永叔以昌黎比介甫谷云它日若能窺孟子終身
何敢望韓公吳季野以方曾詎谷云俯仰繆
恩方自慙慙君將比洛陽人皆憤然不平如惡
無益唐突而宋景山贈文忠詩有才如夢得今
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即開門當之二公何抑

揚之異也

並黃常明詩話

子美夜宴左氏莊檢書燒燭短燭正不宜觀書
檢閱時暫可也退之短檠二尺便且光可謂燈
窓人中語猶有未便燈不籠則指目不宜勤
且久山谷夜堂朱墨小燈籠可謂善矣而虛
堂非夜久所宜子瞻推門入室書縱橫蠟紙
燈籠見雲母惜親燈火儒生酸態盡矣
張籍嘗移書青退之與人商論不能下氣愈
亦有云我昔實思蠶不能降色辭余謂

此乃書生常態昔嘗見太學中爐亭議題
紛喧闐然其後有二生坐是鳴鼓豈直議禮
家為聚訟哉聖俞謝永叔惠酒云飲時語且
橫既醉論益堅曾不完世務閑氣爭古先誠
有之也並黃常明詩話

岑參寄杜拾遺云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
希退之贈崔補闕云早生得塗未要忙時清
諫疏尤宜空皆繆承荀卿有聽從無諫諍
之語遂使阿諛女奴佞用以藉口以是知凡造

意立言不可不豫為天下來世慮碧溪詩話

西清詩話云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
詩乃云捲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居
此應從王逸少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
悶耶碧溪詩話

王君玉云子美之詩詞有近質如麻鞋見天子
垢膩脚不襪之句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
學者尤之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卷第十

後集

